

郑佑之是赵一曼的大姐夫，又是她的老师。在赵一曼的成长过程中，尤其是她的青少年时期，郑佑之以他特有的革命家的气质，师长的尊严，大姐夫的爱心，陶冶着她的灵魂，影响着她的行为，在川南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轶闻佳话、颇具特色，将使人们从中获得深刻的教益和宝贵的启迪。

一、因材施教，重锤击响鼓

郑佑之青少年时代先后离家去荣县、自贡上学，受到留日学生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熏陶，民主科学知识大获进展。他博览群书，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逐步树立了革命人生观。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郑佑之开始在家乡兴办学校，宣扬民主和科学的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宜宾中共党团组织的创建者，是四川有名的早期革命活动家之一。

赵一曼是一个刚强的女孩子，爱与人争理，只要她认为有一点理由，一定要争赢。她非常敬仰郑佑之。在她的心目中，大姐夫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与其他老师不同，他不仅疼爱她，还见多识广。从郑佑之当上了她的家庭教师的第一天起，她就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大姐夫知道的东西全部学到手。每天晚上，郑佑之都要坐在桌子前看书，批改作业或给朋友写信，赵一曼总是坐在一旁，专心地做功课。

郑佑之对赵一曼的上进心很满意。但他知道，她毕竟是在糖水里泡着，没有经过艰苦生活磨炼，做事、学习缺乏恒心。郑佑之针对她的个性，决定用重锤打响鼓，十分严格地要求她、训练她。一次，赵一曼正在书房做功课，忽然听见后山传来山羊叫声，她想到自己喂的羊要生小羊了，赶忙溜了

出去。郑佑之立即赶去，在竹林里拦住了她，对她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指出她已不是小孩子了，应该知道不专心读书的后果，并郑重地要她思考并回答“今后究竟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赵一曼挨了批评，一夜都睡不好。她思想在激烈的斗争着，她翻来复去地想得很多，也想得很远。的确，她已渐渐长大了，过去她总是衣来伸手，

郑佑之与赵一曼

· 田若川 ·

饭来张口，从没想过将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妈妈经常受爹爹的气，姐姐也常受公婆虐待，她把这些年自己今后的命运联系起来，越想越怕，越想越气，越想越恨，恨这世道对女人不公平。第二天，她很早起床，把自己喂的羊送给了在厨房做工的“三婆”，主动向郑佑之承认了错误，坚定的表示今后一定下决心读书，将来绝对不走妈妈和姐姐们走过的老路，要自己走出一条崭新的路，象大姐夫那样去抗争、去生活，做一个自己安排自己命运的新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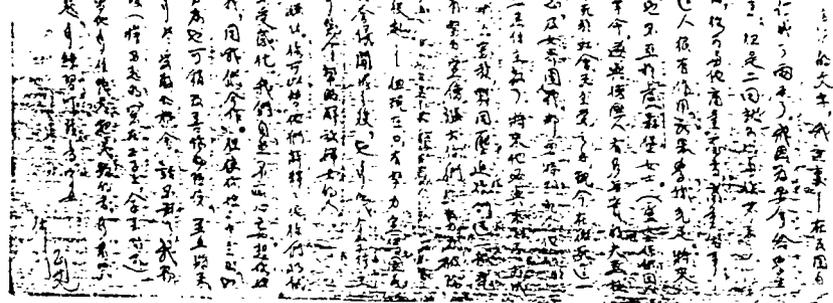
二、帮助自修，鸿雁释疑难

赵一曼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失去了外出上学的机会后，郑佑之鼓励和帮助她在家里自修，继

续学习科学文化知识。1919年，郑佑之联络柳嘉附近绅士，创办了柳嘉乡高初两级小学，被推选为校长。以前跟郑佑之读书的赵一曼的弟弟和侄子，也随郑佑之上小学去了，唯有赵一曼失去了上学的权利。罪恶的封建礼教，把她严严实实地禁锢在地狱般的闺房里。

1921年冬天，赵一曼因为要求外出上学读书，同大哥吵得天翻地覆，气得大病一场。郑佑之亲自到赵一曼家，对她进行安慰，并讲述“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故事，告诉她国家也将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把赵一曼带进了一个火热的斗争世界。郑佑之还专门为她带来了全套的教科书和字典，让她在家里自修，并告诉她：“要改造社会，就得炼好本领。”经过郑佑之的劝导，赵一曼又开始了有条理的生活。每天，她按时念书，做习题，写日记。她还逐渐学会了克制自己。每个星期，她都把习题、作文和日记托人带给郑佑之修改，不明白的词也用信纸列出来。在郑佑之的引导下，赵一曼重新步入求学的大门。

郑佑之在帮助赵一曼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同时，还启发她的革命思想。1922年，郑佑之又为她寄去了一批新书报，有《新青年》、《觉悟》、《妇女周报》和《中国共产党宣言》等，还有一些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小册子。郑佑之还在这些书报上，细心作下笔记，几乎每一段都作了批语，说明这一段的核心意思，阐明哪些见解是不对的。赵一曼如饥似渴地阅读郑佑之寄来的书报，认真地领会批语的含意，把“剥削”、“剩余价值”等书本上的知识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逐步提高了革命



郑佑之写给赵一曼的信

觉悟。1923年,郑佑之介绍赵一曼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使她在人生的道路上,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此,赵一曼结束了多年的若闷和彷徨,立志做中国女界的先锋。

三、支持抗争,反封建求解放

郑佑之是赵一曼同封建礼教抗争的支持者和强大后盾。赵一曼同封建兄嫂的斗争,经历了一个复杂过程。开始,赵一曼为了出门读书,她接受了郑佑之的劝导,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给嫂嫂周氏带孩子,给大哥开的油坊记帐,试图得到哥哥和嫂嫂的谅解。可是一切努力全白搭,只要一提读书,兄嫂就翻脸,大哥还一口咬定,赵一曼所以要求外出读书是因为受了郑佑之的影响,得了“过急症”。他还公然跑进赵一曼的卧室,把郑佑之寄给赵一曼的书籍、报刊抱出来一把火烧了。另外,赵一曼的两个本家叔父,当着她的面表示同意她外出读书,背后在她大哥面前说女孩子出门读书辱没祖宗,责令她大哥要对她严加管教。赵一曼终于彻底认识了他们这伙封建卫道士的卑劣灵魂,她发誓要对专制的哥哥和本家叔父进行控诉,让他们接受社会的制裁。

1924年6月,赵一曼以《请看我的家庭》为题,写了一篇自述体的纪实文章寄给郑佑之。郑佑之看后十分赞赏她的勇气,立即帮她进行修改,并推荐去天津《女星》杂志和《妇女周报》。郑佑之还

告诉赵一曼,女子同封建礼教的抗争,是压迫与被压迫,叛逆与反叛逆矛盾的对立,她同封建家庭的斗争不是孤立的斗争,是整个妇女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接着,郑佑之又介绍赵一曼直接同天津“女星社”的李峙山通讯联系,使赵一曼的反封建礼教斗争同外界妇女解放运动联系起来。8月,《妇女周报》和《女星》分别刊登了赵一曼写的文章,《女星》在发表文章的同时,还刊登了李峙山署名加的按语,希望读者帮助赵一曼想办法,支持她早日从苦难中解脱出来。赵一曼的文章发表后,全国各地读者纷纷写信给《女星》和赵一曼本人,支持她冲击牢狱式的封建家庭。

强大的社会舆论,象洪水猛兽一般冲向囚禁赵一曼的“土围子”,与奋斗的赵一曼对封建礼教形成内外夹攻之势,坚定了她反封建礼教斗争必定胜利的信念,给她增添了斗争的力量和勇气,终于促使赵一曼彻底挣脱了封建礼教和社会恶势力的锁链,离开家庭出门读书,彻底献身革命事业。

四、组会建团,实践长才干

火热的斗争实践,是革命者积累知识,增长才干的首要课堂。赵一曼入团以后,郑佑之进一步从政治上严格训练她,让她投身到社会实践中去,在组会建团的实践中学会并掌握革命的本领。他不仅勉励她积极投入国民革命运动,在进步青年中致力宣传鼓

动,扩展组织,组建团支部。还从指导思想方面和具体工作方面进行帮助。指导思想上,郑佑之向赵一曼指明了到哪里去找同志和找什么样的同志,他在信中告诉赵一曼:“你们找同志,可以在妇女中去找(第一是青年女子要紧)”,“要找受苦的人,先指出她们痛苦的所在,然后说出免除痛苦的办法,慢慢引导她们上路,不必痴心妄想,去找那些享福的太太、小姐们”。在具体工作上,郑佑之耐心引导赵一曼不要盲目和急躁,要分步骤进行:“可以先成立个普通的会,不管年老年轻都可以入会,入了会以后,再来慢慢训练,专选那些青年的(劳苦的可以不拘定要年轻)同志加入SY。”当赵一曼根据郑佑之的建议,联络了一批人准备正式结团体的时候,郑佑之主动为她们的团体取名叫做“妇女解放同盟会”,亲自为她们起草“宣言”和“简章”,并解囊垫支印刷费,还亲自分送各报馆和各同志处。同盟会正式成立后,郑佑之又帮助赵一曼致力于宣传鼓动,率领妇女勇敢地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社会实践,维护妇女的权利,改善妇女的地位,培养了一批女界的进步力量,从而增长了自身的社会活动能力。

五、投笔从戎,伯乐举贤才

郑佑之的心血没有白费,赵一曼不但成了一位文思敏捷的才女,而且成为了一位女革命活动家。1926年春天,郑佑之帮助赵一曼离开了家庭,进入宜宾女中读书。在开学第一堂作文课上,她《不如归去与炒米糖开水谁的叫声更凄惨》作文,既联系实际,思想性强,又文采出众,当即受到老师赞赏,并作为范文在全班朗读,赵一曼由一位不起眼的乡下姑娘,很快受到(下转第48页)

中东铁路以北,保证怎样也不能阻碍洮昂铁路的运输。这些要求从15日开始10日间要实行。马占山将军拒绝了这一要求,多门将军于18日开始了新的总进攻。11月19日日本军夺取了齐齐哈尔,马占山撤退到海伦并把省政府行政官署移到海伦。……

天津事变

11月8日和28日,在天津发生的事件总的看是极为暖昧的……。

第一次天津事件时在日本租界居住的前清皇帝同土肥原大佐会谈后,11月13日脱离天津去旅顺……。

占据锦州

除齐齐哈尔守备队,第二师团在奉天以西集中,援军相继到达,第八师团的第四旅团(这里记载的日本军的部队番号 and 兵力系据日本方面的公报)12月10日到15日间到达。更经御裁从朝鲜第二十师团司令部派遣来一个旅团。而长春和吉林当时仅以独立铁道守备队保护。

日本军之所以迫切进击锦州,是因为中国外交

部长联络三四个国家打算把锦州作为南北方的中立地带而阻止战争的发展……。

攻击锦州

日本军对锦州集团的攻击,是从12月23日开始的,中国军司令官命令总退却,中国第十九旅放弃了阵地,即以日本军整然的进击,1月3日晨占领锦州,进击山海关(马上到长城)。

占领哈尔滨

2月3日第二师团主力在双城集结,同另称13000到14000人的中国军队战斗后,5日午后占领哈尔滨,中国军队向三姓方面退却。

(译自森本裕三著《满洲》第八章,第232—240页)

译校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列主义
教研部

责任编辑:郭健军

(上接第31页)同班同学的青睐。这年夏天,宜宾又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仇油运动,赵一曼根据郑佑之的部署,在向市民宣传和阻止洋油上岸时,均走在前面,显示了出色的组织领导才能。郑佑之对赵一曼的成长感到十分欣慰,打算让她在国民革命中挑起更重的担子。

北伐军攻克武昌以后,为了适应形势发展,党决定在武汉建立黄埔分校即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面向全国招收男女新生。1926年12月的一天,赵一曼从重庆《新蜀报》上见到招生启事后,主动报名应考。宜宾党团组织根据莲花池省党部指示精神,研究物色人选。当时,有人认为女孩子不能学武,不支持赵一曼报考。郑佑之找赵一曼个别交换意见。赵一曼理直气壮地争辩说:“中国古代也有个花木兰嘛!你们怎么歧视一个女共产党员呢!刘文辉、辜勉之昨天还骑在头上压迫我们,今天摇身一变,挂起国民革命军招牌了,奸商李伯衡都是国民党党员了。革命不彻底,等于不革命。我要投笔从戎学军事,拿起枪杆子打倒这帮家伙。”郑佑之听了赵一曼的一番话,连连称赞有志气。决定推荐她去报考军校女生队。

赵一曼临别前的一天晚上,郑佑之专门去“兰香斋”买了点熏肉,特地去厨房炒几个菜,约请几位同志为赵一曼饯行。席上,大家都不说话,还暗自落泪。郑佑之的心情亦很沉重,赵一曼不仅是他的学生,而且已成长为他在宜宾城乡进行革命活动的忠实同志和得力助手。他将不忍离别的感情埋在心里,带着微笑勉励赵一曼到了军校后,永远跟党走,学好过硬本领,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赵一曼激动地对郑佑之说:“郑兄多年来培养帮助我,这次出川,一定不辜负党和同志对我的希望,为了中国革命,我愿意献出我的青春,我的生命,如不成功,誓不回还!”出发那天,郑佑之因急着办理别的事情,没有赶来送行,他托李坤杰赶来江边借送行把自己身边仅有的4块钢洋给赵一曼在路上零用。赵一曼将钢洋紧紧地攥在手里。从此,赵一曼把一切献给了党,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宜宾县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郭健军